

作家专栏

# 花博赋

徐刚

天地之行也，上善若水，花木为重。水善下之，乃得五谷花木，斑斓曼妙也。太初有林，林中有花，人类初生矣！花木之于人类，进化源流也，文明之始也。是有花博会，记人类文明苦难辉煌之一端。第十届中国花博会花落上海崇明，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风雨兼程，筚路蓝缕，而今花开中国梦海上梦圆矣！是次花博会，面积之大规格之高跨时之久，前所未见，且是第一次群芳争艳于岛屿平原森林中，乃崇明史所未有之盛会也！游人摩肩接踵，所见者花也；花木深处，则众生之共荣共存也。孔子劝学：“小子何莫学夫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郭璞亦有“博物不惑”语。凡此种种，尽在复兴馆、世纪馆、竹藤馆、百花馆中矣。由花博大道入，彩雀携芬

芳兮欲飞，榉树举花海而耸立。入口为上海市花白玉兰，以两朵盛放之花瓣为大门，宽100米，一喻百年历史，一喻征程再启。竹藤馆构思奇崛，状如蚕茧。由竹藤馆而复兴馆，屋面作波涛起伏状，吾族复兴势不可挡也。室内花卉琳琅，真是：花海水柱花醉人，蝶飞蝶舞马不前。世纪馆以斑斓蝴蝶为屋顶花园，蝴蝶翅膀由轻土层垒，花草植其上，若流星绽放，其蝶变羽化之艰辛，波澜不惊矣。登临也，平沙浩浩，陌上花开，层云荡胸，欲歌兮！欲诗兮！屈原有句：“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屈原，芳草美人之祖也。余应曰：“拾章句以离骚兮，呼屈原之归来。举玉兰而举杯兮，其雨露亦芬芳。”有青鸟传云中信，屈子之声也：“花语悠悠自海上来兮，邀余踏访崇明岛。见众芳荣华而开怀兮，欲求海上之一啸！”人类初生至今，花卉草木为最亲近者，农耕文明之由来也。崇明农人耕种劳作作为种花地，有深意在，花地众生所托，人养好修之德。歌曰：长河波澜兮滚滚，不舍昼夜；花木灿然兮春秋，厚德载物。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因之面目一新，水更清乎？地更净乎？花更美乎？花开富贵人亦富贵也。人类文明之崭新篇章，或由此而始哉？噫吁嚱！美哉花博会！美哉崇明岛！



墨芙蓉(国画) 宋安仁

## 诗韵悠悠

# 诗歌三首

丁少国

**从手机里抠掉闹钟**  
想把闹钟从手机里抠出来，扔掉  
又担心没有闹钟的手机，在迭代频繁的当下会不会成为异类？  
当初是谁想到了把闹钟囚于手机里？他一定抢了一片市场带一部手机，也就把自己绑在一只闹钟上囚得久了，它大吼。你不给它戳一下它就吼不停生物钟被吼得有些失灵。比如不能睡到自然醒。比如，明明是饭点，胃却提不起精神想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年代常给人一点宽容这么好的脾气，经不住迭代的时针分针秒针的一次次针砭我嗔怪闹钟，不过，闹钟听命于手指的拨弄嗔怪手指，手指也似无辜

**走**  
步行万万不可  
仓颉把它画成了  
甩开两臂迈开双腿

意思是跑  
脚尖踩一个柱头  
再迅疾地踏上另一个柱头  
在公司公示的柱状图上，升降机  
载着老板忽高忽低的训斥  
周度月度季度年度报表上  
彩色数字柱，扎成篱笆  
一只蝶来了，敛翼而返  
夜深，走累  
你习惯地把业绩换成曲线绘制  
盯着这幅心电图

**在成都宽窄巷子，遇到掏耳朵手艺**  
许多风，一股还未排出巷尾  
另一股又被吞进巷口  
凉热疾徐，皆各随其性  
且不管，消化与吸收自有天意  
须坐定，就着一把掏耳勺，它最懂我  
采耳这个雅称，在收放铲刷之间  
沦落为深入浅出出的俗  
尘沙掏出来了，风言风语掏出来了  
极具震撼性的新式旧派的表白  
也被挖出来  
接下来，只需一把小禅子轻挥  
且让成都随我休闲片刻  
再不问心事宽窄

## 特色崇明

# 六月六晒书

陆茂清

“六月六日，曝书籍、衣服。”这是《崇明县志·风俗卷》里的记载，民间多有俗称“晒书”的。

梅雨季节空气湿度大，衣物容易受潮发霉。“梅”与“霉”谐音，崇明人因此把“梅雨”叫做“霉雨”的不少。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也有这样的记述：“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出黑霉也。”

出梅了的崇明岛，天气由阴雨转晴朗，开始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下的炎炎夏日。农历六月初六日都在刚出梅后，太阳暴晒，空气干燥。因此这一天或前后，假使风和日丽太阳晴的话，上下百沙不论平民百姓，还是富贵之家，纷纷翻箱倒柜晒书。

崇明话里，霉又有晦气、不吉利的意思，而晒书既有去霉斑灭病毒的功效，又有驱晦气迎吉祥的寓意。所以世代相沿，成了六月六的传统习俗，至今城镇乡村仍随处可见。

古来六月六，崇明妇女晒衣，读书男儿晒书，书生因称“晒书节”，它源于“坦腹晒书”的典故。

据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东晋名士郝隆生性诙谐，年轻时即已读书破万卷。一年夏天，邻居土财主曝晒罗绸缎炫耀，此君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露出肚皮仰卧在太阳下。有人不解其意，询问原因，他傲然答道：“晒

我腹中之书也！”

郝隆坦腹晒书的故事不胫而走，广为传扬，令天下读书人引为自豪。据传胸中藏书万卷的《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有过类似的故事：有乡绅家藏书万卷却不读书，只会附庸风雅作假斯文，晒书节那天，指手画脚吆喝家人把书搬到墙门外晾晒，脸上写满了得意。正巧蒲松龄路过，当即面朝太阳倚躺在门阶边。乡绅惊奇而问“这是何为”，蒲松龄回说“晒书”。乡绅“嘿嘿”笑问：“书在哪里呀？”蒲松龄拍拍肚皮：“皆在此处。”乡绅似是听出了弦外之音，一脸窘态，低头回了墙门里。

崇明先民读书人甚多，藏书人甚多，又都爱书。经历了黄梅雨季，书籍难免受潮甚至发霉、虫蛀，六月六若逢好太阳，便将所藏书籍搬出去，铺于阳光下或通风干燥处，去除潮湿、霉斑，驱赶蛀书虫。

老夫家里藏书不算少，住房却不算大，孩子成家后再作装修时，重新规划设计，辟了一间书房，做了连体壁橱式书架十二架，原来“东塞西塞”的书籍都上了架，整齐有序，看着舒服，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书渐渐多了起来，架上饱和而外，挖掘潜力。常用的、珍贵的置于书架，其余有的进吊厨，有的入地厨，有的叠在电脑桌上，

## 往事悠悠

# 1977, 我的高考

施玉飞

1977年的那场高考过后，我成了邻里们眼中的“大学生”。

那年的初秋，有消息传来，大学要重新招生，就要恢复高考了。此时，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近4年的我，虽然有着对参加高考的渴望，却没有听信这样的传言，直到10月21日清晨，田头的高音喇叭中正式传来高考要恢复的消息后，我才相信真的要高考了。于是，我开始了自己的高考之梦。

高考复习之初，我还是缺乏信心，担心自己如果考不上大学会被别人笑话。只能在偷偷摸摸中进行复习。白天，我依旧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做好大队分管的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电力不足的昏黄灯光下复习。那时的复习，没有人指点，没有人答疑，连复习资料也只是一本放置在纸箱中冷藏了多年的高中课本，完全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庆幸的是，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喜欢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着。而且，还担任大队学习“毛选”辅导员，使自己在时政方面有所认知；那时，我还担任公社广播站的“土记者”，还能经常有练笔的机会，这对于后来报考文科的我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

为压缩中断了11年高考累积的考生人数，公社进行了预考筛选，语文数学两门都及格的我，在临近高考前28天，终于大胆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请了假，开始了“全日制”的复习迎考。在复习中，对于历史和地理、政治，我先将课本诵读一遍，然后，将我认为需要背的内容用笔勾画出来。这样，每天5点起床，拿着书本，在厨房内昏暗的灯光下，一边踱着步，一边背书，一直到中午。语文内容浩如烟海，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干脆就不复习了。数学要复习的内容很多，我只能生吞活剥基本概念、定理、公式，然后做课本上的练习题，时间主要是安排在下午。晚上，我安排做文史类的习题。那段日子，我总要忙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觉。

那年的高考安排在12月11日和

12日。经过近一个月废寝忘食般的复习备考，12月11日早上6点半，我“准备就绪”后，骑着家里的那辆“老坦克”，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设在大公中学的考场，迎接我的是悬挂在校门外的大红横幅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人民在期待你们，国家在期待你们”。

当我从随身带的背包内拿出准考证，准备进考场的时候，却发现竟然没有带钢笔，此时的我急得团团乱转，要回家拿，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正当我到处找熟人借钢笔时，姐姐满头大汗地赶来了，这是她在发现我忘了餐桌上的钢笔后，赶了十多里路给我送来的，才使我没有耽误考试。这算是开考前的“小插曲”。

两天的考试中，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的是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要求写一篇记先进人物二三事的记叙文，因这几年我这个“土记者”，曾经写过几位农民伯伯先进事迹的报道，所以，写起来还算得心应手，几近一气呵成。当然，面对考试，我还是很紧张。也因为紧张，当我最后一个交卷后准备走出考场时，竟迷茫的连门都找不到了。

还好，考试最终顺利结束，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仍旧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在田间地头奔波劳碌，但在心里我还是时刻记挂着那考试的结果，不知通过了没有。

时间在劳作中很快流逝，转眼到了1978年2月，我至今记得是2月3日清晨，正当我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头天晚上回家的一位工友给我带来了好消息，让我去公社拿录取通知书。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在场的工友们也都纷纷祝贺我。我匆匆扒完了碗中的米饭，就开始收拾工具、被褥等，难掩激动地和工友们打过招呼后，就离开了当时工作的工地。

之后我到了公社，在一位分管文教部的干部那里，拿到了那张粉红色的上海市第六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此后，我的人生便翻开了新的一页。



## 花果树 —— 花语之十

北风

我们崇明人，看事物往往有自己的视角，又因此而生出别样的思想来。比如，普天下都说的果树，我们叫花果树。庭院里、宅子上，我们种的桃、李、杏、梅、柿、橘、柑、榴、枣、枇杷、香蕉等等，统称都是花果树。

果树的名称中要加上一个“花”字，而且又是花在前、果在后，看来我们的老祖宗在栽种这些树木时，还真的很看重其中的一朵朵花了。事实也是，每年赶在满树的果实前面的，是满树的花。以前的崇明，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种几棵花果树，所以家家户户的宅子上都会开一树树的花，其中有像胭脂一样诱人的，有像雪一样堆放的，有像火一样蹿动的。一般果树的花，又是春天的使者，一树的花开了，春天也就蹲在宅院了。比起美味的果实，那些花儿送给人的，更多的是视觉享受和心灵感应。

果树称作花果树，其实又是在讲花与果的某种关系，讲既要其花又要其果，讲花果结合、花果合一，而且其最终落脚点是放在果实上。这是花和果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样的理念，也是很经济的，很生活化的。是啊，就是当年一棵棵梅树上采摘的梅子，帮助家家户户腌制了可以供整年食用的梅醋，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有滋有味了。像现在的挂满了几个区域的橘子，已经为了这些地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花了还要结果，这样的课题，即令在以后也是需要长期面临和探讨的。

我们崇明人的老祖宗，单是传给我们的一个“花果树”的叫法里，就藏着许多思想和学问。